



雷火坪的鸟鸣

□杨雪

石屏是古蔺县的一个镇,这个川南山区的古镇,在旧时,是县城去大村、皇华、二郎等地经赤水河抵达贵州习水的重要集镇。

集镇四面环山,因坐落于大山合围的坪子上而得名。这里山环水绕、林木葱郁、民风淳朴,让人喜欢、留恋。

初夏,我应邀来这里采风,住在离镇上不远的雷火坪。雷火坪是一个彝族村落,经过脱贫攻坚后的新农村建设,原先破旧的彝族村庄焕然一新,一栋栋有着彝家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彝族文化元素的标识、图案在墙面、门窗尽情呈现,让人惊喜又让人从心底喜欢。

我住在路边一栋一楼一底的民宿里,推开二楼窗户,向远处望去,一片开阔地上满眼翠绿扑面而来,不知名的植物和树木茂盛生长,欣欣向荣,间或还有五颜六色的花卉点缀其间,这自然的场景多像一幅曼妙的山水画,瞬间让我陶醉。当我闭目深呼吸时,忽然一阵鸟鸣响起,如此悦耳、动听。

那“播谷、播谷”的叫唤,一听就知道是布谷鸟的亲切叫声,那种催人劳作不要耽误农时的提醒,让人心生感激。随后斑鸠、鹧鸪、杜鹃、灰翅鸟等众多鸟类在此地广阔的林间草从此此起彼伏地鸣叫唱和,让人感知了天地之间的绝佳和谐,那种自然深处的天籁之音,如此让人沉醉、让人留恋。

我下楼走出大门,看见两只燕子从远处回到大门上方的屋檐下,哦,那里有燕巢,正是它们的家。叽叽喳喳间,它们又飞走了,原来燕巢里还有它们的小宝宝。它们辛勤忙碌觅食正是为了抚养它们的下一代。这让我想起我生

活的城市,已经很难见到飞翔的燕子和燕巢了。而在这大山深处的石屏镇彝家村寨,能见到这儿时才能见到的场景,一种亲切感莫名袭上心头。

我在不远处见到正在花圃里修枝剪叶的彝家寨主老刁,老刁与我聊起雷火坪的变迁,也很感慨地说道:“新农村建设确实带动了乡村焕然一新,现在公路修成了白加黑,房屋连片打造又有我们彝家特色,过去我们的长桌宴和米酒要节假日才吃得起、喝得起,现在游客来得多,只要他们想吃,我们都可以提供。”

传说,很早前,雷火坪的山洞里住着一只恶龙,庄稼成熟时,它便跑出来抢吃庄稼粮食,惹得当地彝汉百姓惊恐不安。这事让天上的雷公爷爷知道了,它降下闪电惊雷将恶龙劈打焚烧,把恶龙化成石龙囚于洞内。从此,雷火坪得以风调雨顺,日子安宁。每年的彝族火把节,人们都要燃起火把,载歌载舞,以感谢上苍惩恶扬善的恩德。

这个流传至今的民间故事习俗,成了当地彝家火把节旅游项目的重要内容,让四面八方的游客平添了更多沉浸式的体验感,也让石屏这个鸟语花香的雷火坪彝寨,越来越让更多人喜欢。

我应邀到镇上的中心校去为学生们讲学,其中讲到,如果以“我愿”为题,写一篇作文,应该怎么写?我说:“如果我是你们中的一员,我会这样写,我愿是雷火坪的鸟儿,无论是布谷鸟、杜鹃,还是鹧鸪、燕子……都会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以自己的飞翔和清脆的歌唱,给这个世界哪怕一丁点美好!”

(作者系四川省文艺传播促进会会长)

小男孩的狗朋友

□夏虹

初春时节,阳光正好,坐在楼顶,呷一口老鹰茶,远眺满山的黛绿,格外舒服。伸手放下茶杯,桌上手机屏幕里倒映着悠悠白云。这才想起,儿子已许久未要手机玩了。这会儿,他舒展着身体匍匐在地上看着课外书,我家的狗安静地蹲在他身旁,风调皮地把书翻得哗哗作响,狗抬腿把书角压在身下。斜阳拉长了狗的影子,正好罩在书上。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我家会真的养狗,而且还是这样一只巨型犬。

夏末的夜晚,夜幕里的居民楼如巨型风口风琴的簧片,把头顶的天空分割成小方块,草从里蟋蟀重复的音调灌入耳朵。小区坝子空无一人,我坐在坝子边缘,看儿子一个人把手里的纸飞机扔了又捡,捡了又扔。或许,这是城市儿童已经习惯的、被钢筋混凝土浇灌出来的孤单。

这时,一团小白球蹦入我的视野,原来是邻家的贵宾犬多多,蓬松的毛发在夜风里绽成一朵洁白的花。它翕动着黑鼻尖,循着童稚的气息逡巡至儿子身边,叼起落地的飞机欢快地跑远。儿子急忙喊着追上去:“多多,还给我!”

路灯在头顶嗡嗡作响。我望着追着狗跑成陀螺的儿子,运动服下摆翻飞像张开的翅膀。这空寂的坝子,被追逐的欢笑声填满。忽然想起幼时乡间忽明忽暗的萤火虫,也是这样引得孩童追逐的笑声铺满乡野。

回家的电梯里,儿子把滚烫的脸颊贴在我手臂上:“要是有自己的狗狗,我保证每天自己遛它,作业全拿A+……”可一想到那个小动物可能坐在沙发上、闯进卧室,甚至跳上床,还得准备一日三餐、洗澡、铲屎……诸多麻烦事,儿子的愿望就一直未能达成。

那天夜里,儿子床头的小灯亮得很晚。我经过时听见被窝里窸窣窸窣的响动——门缝漏出的光晕里,儿子正用电话手表搜索“如何说服家长养狗”。半个月后,当我再次收到班主任表扬儿子学习进步的短信时,小区黄葛树下已堆满

落叶。儿子把存钱罐郑重地放在餐桌上:“我的压岁钱给狗狗买零食,每天早起半小时带它尿尿……”

儿子的坚持和那还回荡在耳边童真的欢笑打败了我所有顾虑。当看到我浏览购物平台卖狗的信息时,儿子兴奋地抱着我的脸狠狠亲了一口:“妈妈真好!”

朋友忙于二胎,正在物色合适的人家送养宠物犬,照片里六个月大的黄白巨型贵宾犬,像个大毛绒玩具,身高已抵得上半个儿童书桌。当运输笼开启的瞬间,它化作一道流光掠过我脚边,儿子脱口而出的“闪电”便成了它的名字。

从此,归家的脚步总裹挟着特殊韵律。防盗门打开的瞬间,兴奋与迫不及待在狗急促的叫声和四脚乱跳中具象化。书包还未落地,那道棕色闪电已缠绕在儿子膝头,湿润的鼻尖是打开童心的密钥。两个孩子在地上打滚、嬉笑。斜阳穿过客厅,将少年与巨犬的身影投射成皮影戏——时而化作骑士与战马,时而变作牧童与黄牛。

真正的魔法发生在黄昏的小区院坝。当闪电优雅地抖动着云朵般的身躯掠过,寂静的儿童王国便苏醒。骑自行车的少年松开踏板,拍球的孩童遗落了跳跃的皮球,穿蓬蓬裙的小姑娘提着裙摆小跑而来。所有工业化的玩具,都在犬类灵动的生命力前黯淡无光。

那些关于养狗的担忧,早已消散在犬类忠诚的眼眸里。我在厨房准备两个小朋友的早餐,不经意回头,望见儿子枕着闪电的肚皮晨读,犬类平稳的呼吸将书页掀起微波。儿子抬头和我的眼光相遇,他笑着说:“妈妈,狗狗的心跳和石英钟一样准……”

原来,城市豢养的不只是宠物,而是关于陪伴最原始的模样。那些被电梯与防盗门阻隔的体温,被电子屏幕稀释的欢笑,正以犬科动物特有的忠诚,重新编织成网,打捞起都市丛林里正在消逝的童年。(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

人间至味是墨香

□徐成文

三生有幸,我一辈子与书籍为伴,游弋在知识的海洋里。

幼时家境清贫,偌大的土坯房里,很难找到一片带有文字的纸片。等我略识了一些文字后,便伸长脖子四处张望,满心渴望能拥有一本书,哪怕只是一本连环画也好。

父亲去镇上赶集卖草鞋,我央求着与他一同前往,哪怕帮忙出点苦力也心甘情愿。父亲是村里的会计,在那个大多数人几乎目不识丁的年代,他被大家称作文化人。或许是文化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吧,父亲曾背着母亲给我许下一个承诺:赶集卖完草鞋后给我买一本连环画。

父亲熬夜精心编织的草鞋,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卖光了。走进新华书店,一股淡淡的墨香扑鼻而来,这熟悉的味道,和新学期老师发放的新书如出一辙。斟酌再三,我最终买了那本名叫《大闹野猪林》的连环画。

那本几十页的连环画,我一刻钟就看完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晚上,我把连环画放在枕边,那清幽的墨香仿佛有着神奇的魔力,伴我安然入眠。

离我家不到100米的地方,有家大型书店。书店老板是个文化人,他在书架四周摆放了一些书桌和椅子,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走进书店,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自己喜欢的读物,无论是随便翻翻,还是精心研读,全凭读者的个人喜好。

我总是喜欢带上一杯茶,选一个幽静的角落,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小说。在茶叶上下漂浮间,看着那些生动的文字在作者的巧妙构思中肆意驰骋。在这里,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抛开了人情世故,独自一人,在茶香与书香陪伴下,悠然地度过周末时光。

严格来说,我没有一间标准的书房。书房和卧室合二为一,床头柜上、枕头旁边,到处都随意地摆放着书。倒不是因为懒散,而是我喜欢在睡前阅读几篇文章。那些或深或浅、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文字,那些刚刚印刷出版的铅字,就像一剂剂温柔的催眠药,我常常手里拿着书,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与远在万里之外的周公相会了。半夜醒来,才发现书就像一块块砖头,硌得我腰酸背痛。但我从不埋怨这些书,因为它们散发的墨香是世上最珍贵、最稀罕的味道。天亮后整理这些书,是我最喜欢做的家务之一。一摞摞的书,在我的手中整齐地回到书架上,我的手上也留下了它们独特的香。这或淡或浓的书香,伴随着我踏上崭新的一天,开启美好的生活。

别人眼中的至味,可能是一顿麻辣鲜香的火锅,一杯酸味十足的柠檬茶,或一碟咸味飘香的萝卜干,而我心中的至味,却是那独一无二、让我沉醉的墨香。(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母亲(外三首)

□石子

从骨头里,把我盼出来
你给我准备了一个世界:太阳、月亮
泥泞、山径,晴天、雨天
眼睛扶着我跌跌撞撞,一路向前
等我歇息时,转身
只见一丛荒草,守在夕阳边

小野花

做一朵小野花吧
在山中或者小河边,找一小块土地定居
整天发呆,雨来了也不躲闪
想找人说话时,就把蜜蜂和蝴蝶喊过来
把蚯蚓喊来也行
实在无聊,就望望天上的云朵怀孕
读一读飞鸟的狂草
偶尔吐几口清气与浊气
直到一阵霜雪,把自己埋掉

锄头

那么多的事物——石头、泥土、禾苗
杂草、林木、茅屋、老井、祠堂、炊烟
在你的光里,生死、枯荣、起伏、轮回
你一直矗立在老茧叠起的山丘
任日月把影子投到地平线
那么多人,包括我的祖先,父母
世代虔诚,甚至把百年后事
也托付给你

兄弟

妹妹送来一把臭黄荆
它和四十多年前一样清瘦
那年,我专门到百家店水库的二连山上
请它下山,给外婆清寒热
(外婆说,臭黄荆煎水,有奇效)
我摸了摸臭黄荆的骨相——
它是当年那臭黄荆的兄弟
又有臭又硬的脾气
(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作协主席)

蝶,蛾,蜜蜂

□陈维宣

胸怀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荣耀
为了迎春
冬雪里破茧而出
翅膀绘满了梦的色彩

但我不喜欢它那不认真的态度
仅凭颜值沾花惹草游山玩水
拿不出深刻的东西给这一路历程

飞蛾
出身低贱不忘追求光明
卑微的身躯赴灯蹈火
无畏的信仰小翅
书写生命的悲壮

蜜蜂
对花朵的爱胜过蝴蝶
深入研究花粉,花蕊
一根刺从表入里
终酿出生活的甜

倘若血能酿出蜜
我的手掌也愿交给那执着的刺
(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

